



精心烹制的饭菜香

郝妙海

这些年,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,亲朋好友聚会,饭店撮一顿已很平常。然而在我家,只要老伴能抽开身,大家就决不同意上饭店。在家人的帮衬下,老伴会很麻利地弄一桌菜出来。冷拼热炒,有模有样,荤素搭配、色味俱佳。老伴的拿手菜是凉粉、面皮、灌肠。这三样不上档次的东西经老伴用独特的手艺做出来,晶莹剔透、软硬适中。凉拌时勾点小卤,热炒时放点辣椒,看起来养眼,闻起来喷香,吃起来筋道,竟是人人喜欢。在我的家宴上,只要没有外人,这三样东西上桌时从不用盘、碟,而是用大碗。

咱普通老百姓一日三餐,还是以家常便饭为主。然而就是这普普通通的一日三餐,老伴也会变着花样让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拿晚饭来说,从春夏到秋冬,绿豆、小豆、黄豆、花生米;红薯、南瓜、蔓菁、白萝卜;燕麦、红枣、嫩玉米……都会被她抓来当差,随着季节的变更添加到稀饭中,使一样的稀饭吃出不一样的味道。然后,是用豆角、茼子白、西葫芦、胡萝卜等蔬菜炖制的玉米面拨烂烂或用红面、莜面、荞面做成的糊糊,再辅以老伴亲手腌制的辣椒酱、老咸菜、芥辣丝、雪里蕻……每顿晚饭全家人都会吃得大汗淋漓,痛快无比。老伴的腌菜,那也叫一绝。这阵子,家里电话铃一响,孙子就会问:“奶奶,谁又叫你腌菜了?”她的一帮老姐妹们腌菜时遇到问题,都打来电话问她,或干脆就叫她去帮忙。在外上班的弟媳妇每次回家,临走时什么都不带,唯独要嫂子腌制的酸辣白菜,说是吃着特香。

我这一家子,以百岁老母挂帅,如今已是一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。两儿一女,说是分家另过,但却都居住在一个小区。孩子们经常会到老年公寓来蹭饭。在有些人眼中,这无疑是个负担,但年已七十有五的老伴却乐此不疲。有时,做下啥稀罕吃的,还会特意招呼孩子们过来一块享用。如今,借助智能手机,她更是一有空就浏览抖音上介绍的各种食物的加工办法,上心时,还会戴上老花镜往本本上记一记。隔日,她没准就会照着手机上说的给大家整一个新鲜菜肴出来。小孙孙高兴地拍手大叫:“奶奶的饭越做越好吃了!”她会假装虎着脸咋唬:“好吃也不行,明几个回你家吃去!”小孙子头一歪:“就不,就吃奶奶的。”这时的老伴,似乎从孙儿的回答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,乐呵呵地继续到厨房里忙活儿去了。

有个会做饭的巧手老伴,粗茶淡饭,顿顿可口,经年累月,花样百出,我真得知足了。

寇俊杰

死、冻死的。类似的话我都把它记下来,再加上我的感想。是的,我也为现在的生活点赞!

记日记时间长了,加上母亲生活的平淡,有时,实在没啥好记,我就记我们今天吃的什么饭,母亲吃了多少,对饭菜满意不满意等,或者就写母亲今天一切正常。节假日,我就有意带母亲出去走一走,到处转一转,故意为母亲寻一些“不平淡”,记下她的言行。

给母亲记日记,完全是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,我也从来没有给母亲读过,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保留母亲生活的原生态,即使是有一天母亲不在了,至少我还可以在日记中找到她老人家的影子,还原她的音容笑貌,这将是一笔不可多得的“财富”……

爱听鸟鸣

彭庆东

隔几天时间,我就想听听鸟儿那清脆悦耳的叫声,犹如一个戏迷听戏后入神般的享受。我听鸟叫,不是到公园的鸟舍,也不是到野外的树林里,而是去找我的老同学老马。

老马是我高中时的同学,退休后迷上了养鸟,家里有鸚鵡、画眉、八哥等六七个品种的鸟儿,约十五六只。每天可以欣赏不同鸟儿的姿态,看到不同鸟儿的色彩,聆听不同鸟儿的歌唱。尤其是晨曦微露的树荫下,鸟笼里各种鸟儿快活地跳跃,尽情地欢歌,除了老马自得其乐外,也吸引了来来往往的路人驻足观赏。

我经常赶老马早上出门遛鸟的时候去听他家的鸟鸣。不过,我不白听老马家的鸟叫声,我会买些鸟食犒赏它们。一则我也想与老马的鸟儿们联络感情;二则老马喂鸟也很投入,不仅要给鸟儿们按时喂食喂水,还得给它们一个个洗澡梳妆,修剪爪甲,清洁鸟笼……买点鸟食也是对老马的鼓励。鸟儿也很通人性,吃饱喝足后老马带它们出去,它们就高兴,一接触到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,它们就放声歌唱。于是我这听鸟鸣的人也跟着老马一起去遛鸟,尤其是在秋日的小树林里遛鸟,笼内之鸟与笼外之鸟欢快地合唱,会让我的心情非常开朗,恰似进了一座热闹的露天大剧院。

老马有只乖巧的八哥,不仅学会了许多人类的语言,而且更喜欢和老马“笼外对话”。当老马把鸟笼挂在树下,打开笼门时,这只飞出来的八哥便跟着老马散步、小跑,扑腾着翅膀,时而飞到老马肩上,时而跳到老马手上,与老马鸣声嘹亮地“对话”。听那鸟语,好像在说:“和谐相处,和谐相处。”而当老马要回家时,打开笼门,喊几声“鸟语”,八哥便咯咯几声轻快的音调,自觉地飞回了鸟笼。老马与八哥的“笼外对话”确实令人惊奇。于是,每当我“宅家”烦闷时,便想来听听老马家的鸟叫声。老马让我录下鸟鸣回去细细听,我说那是“假唱”,我不听。

人听鸟叫,鸟听人话,人鸟同乐,而听鸟鸣的同时,我们谈论世间百态,观赏四周风景,人的乐趣,已经不限于听鸟鸣的乐趣了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:百度网

到社区画画去

陈士琴 文 摄

前几天,将近中午了,接到社区主任的电话,说是下午要在社区组织书法交流活动,请老伴去参与一下。老伴说:“我字写得不好,免了吧。”主任说:“那你就画画吧。”我说:“去吧。看看还有什么高手,互相学习学习。”

老伴同意了,我说不准备一下吗?他说不需要,随心所欲地画就行了。

下午4点,我们准时来到社区,在场的还有一位习字的朋友。人不多,也安静,既来之则安之。老伴并不在意那些,已经在裁纸准备作画了……

开始动笔了,旁边围着的一群年轻人当中,有认真默默观看的,还有轻声细语问询的。这个时候的老伴,从来都是心无杂念,只是专注地埋头作画,可能已经钻进他心里想着的那幅画中了。我也站在旁边,专心致志地看着老伴一笔一画地勾勒着。平时在家的時候,为记录他的作画过程,我通常时不时拍几张照片。今天在旁边看着他作画,看着他从最初的一笔,到最后落成一幅比较精致的作品,却是我的第一次。开始勾勒出来的短线条,由少积多,长成了一棵棵树;一笔笔涂抹的那些深深浅浅的痕迹,瞬间变成了近山远山;坐在那里写生的背影,不正是我们一起登山时,潜心作画的老伴吗?

一个小时过去,一张《秋光正好》的小作基本完成,社区的工作人员都齐声叫好起来,我也为老伴第一次参加社区的文化活动,拍手称快!

回到家,大女儿看了发过去的照片,给爸爸指出应该再添一点亮色的建议。我对老伴说:“明天咱们再去社区一趟吧,把画润色一下。”他说:“你拿回来吧,昨天就是因为不方便带太多的颜料……”

那天上午,我去社区取回画后,老伴又开始了精雕细琢地加工。看,树丛中添加的红色,恰似即将到来的金秋飞来的片片红叶;那橙色的树叶正在追逐着太阳,慢慢地变幻着。左上方的远山又延伸了一些,左下方的山脚处多了一些沉甸甸的感觉……

老伴的再次创作基本完成了,我说:“整幅画面似乎颜色偏重了,能不能在什么地方加一枚红色的画章啊?”于是,老伴自己雕刻的一枚“亦真亦幻”的画章,红红地盖在了左下角的空处。



我家故事

给母亲记日记

轻了不少。下午,我让妻子也给她买了一件红上衣,母亲说:“我只是那么一说,谁让你们买了,乱花钱,退了吧。”妻子骗她说:“这是处理的,很便宜,人家也不让退。”母亲看起来很无奈地说:“那我只好穿了。”我和妻子相视一笑,心想:看来不管什么年纪,都有爱美之心。我把这件事写下来,相信不管什么时候,看起来都是暖心的。

母亲和许多老人一样,爱说以前的事、爱唠叨,我也都把它记下来。说过多少遍,她自己都记不得了,但有了日记,我一遍又一遍地记,乐此不疲。母亲常常感叹过去为吃喝发愁时的艰难,羡慕现在人们日子的安逸、生活的富足,特别是对现在的网购、美团等更是惊叹,连说现在的社会给不会做饭的、不会做衣服的“笨人”们帮了大忙,要是以前,他们肯定会被饿

母亲老了,她又不识字,我想就由我来给她记日记吧,毕竟她已八十多岁了,即使现在手机照相、录视频很方便,但它不可能时时记录,也不便于保存,更不可能记录下心情……

母亲身体不好,年轻时父亲在外地工作,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需要她照顾。虽说没有惊天伟业,但她在儿女心中,是世界上的唯一。所以,我想尽可能多留下一些关于她的记忆,抚慰我的内心,传给后世子孙。

母亲每天的生活很平常,她视力不太好,也没有脚力走远路,能记录的也都是很平常的小事,但是我坚持天天记。每天晚上,我都要把母亲这一天的活动、说过的话回忆一下,记在专为她准备的日记本上。她中午说过,她在小区广场上遇到了李婶,看李婶穿了一件红上衣,看起来年